

楊半僧著

聯珠

實事

愛情

小說

非

小說

平光台作士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初版
同年十月再版

哀情實事小說 滕爽

每本定價大洋二角

著者

楊

半 啓
僧 修

校訂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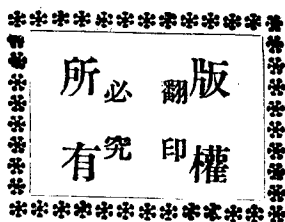
葉 惜 華

出版者

北平前外櫻桃斜
平化合作社
街門牌一〇二號

印刷兼
發行者

北平前外楊梅竹斜街
中華書局
電話南局一六七三號



卷頭語

當國難嚴重。教育界青年人士。正在大呼救國救國的期間。竟發生此三角戀愛之慘事。各報標題曰『桃色慘案』。然桃色二字。日本之名詞也。中國文義是『花、奸、妬、色』的意思。這豈不是污衊了一班青年人多數聲譽。本社同人。有鑒及此。從事編輯小說。使此案大白於天下。免後來之遺譏。特請楊半僧先生擔任主編。半僧先生。是平市大學教授。對於學者生活。是十分明瞭。所以也樂於擔任。但做實事小說。却非尋常小說可比。以空中樓閣。連篇累牘。滔滔汨汨。所以一樁一樁。非要實際調查不可。從實的方面做起來。不免有曲高和寡之勢。半僧先生。作到第十章。別有他就。無暇及此。繼之者。楊啓修先生。廣續至第二十三章。本書主角。遼劉尙。羈縲絳中。罪刑未定。作小說的。也不能肯定人罪。誰是誰非。況個中秘密。局外人亦

難杜撰。閉門造車。向單的方面宣傳。在偵查期間。法律亦所不許。有此種種原因。所以作到第二十三章暫行擱筆。祇於第二十四章如何。這也只好說一句做小說的舊話。且聽下回分解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一日平化合作社同人識于平市客次

哀情實事
小說

滕爽

目錄

-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目錄

蕭地槍聲情殺揭幕
倏忽變起且話從頭
舌戰一場冬烘醒夢
長風萬里志士悲歌
玳瑁筵前狂夫出醜
繁華場裏女士飛鳥
覽勝尋芳忽逢舊雨
張冠李戴樂笑析聲
怒時憤世俊傑歸國
心靈好動潛兆孽因

閻紹銘

第十一章

雪影燈光喜溢家庭

第十二章

白雲道上淑女騁馳

第十三章

會仙橋畔兄妹闢迷

第十四章

火樹銀花同慶上元

第十五章

天資卓犖學程邁進

第十六章

異姓姊妹攝影傳真

第十七章

中學應試聯袂入闈

第十八章

訪摯友何來意中天

第十九章

化裝會冰上覓芳蹤

第二十章

漪瀾室初結一面緣

第二十一章

述家世幼齡初入學

第二十二章

賀師壽滔滔雄演說

第二十三章

開洞房遂劉結新婚

實事愛情
悲劇小說

滕爽（一）

第一章 驀地槍聲殺揭幕

有一天正是星期六上午十點鐘左右。北平市志成中學女校裏的教員先生們。正在聚精會神的站在教室裏面講得興致淋漓。口角飛沫的時候。猛聽得砰的一聲。破空而來。好像是爆炸的聲音。登時教員學生都大吃一驚。一個個目瞪口呆。聳起耳朵向外靜聽。說時遲。那時快。緊接着又聽見砰！砰！砰！砰！……一連響了五六聲。越聽越真。彷彿就在面前不遠似的。這一來不打緊各處教室講課的聲音。不約而同。一齊都沉寂下去了。學生們面面相觀。有的想要出去看看情形。無奈礙着教室規則。不敢擅離坐位。只好坐在那裏搓手頓腳一個勁兒發急。有那膽小的學生。早已嚇得抖作一團。你扯住我。我靠

着他死也不肯放鬆一點。在這個當兒。有一個數學教員。三步兩步走出教室。問校役道。『那裏來的槍聲？是誰放的？』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忽然看見一個二十多歲身穿紫色大衣的時髦女子。鼻架眼鏡。手挾皮包。由西院裏倉皇走出。直奔前院而來。看那神情。好像是得了勝利一般。凶狠之中。流露出一種得意的氣象。正待察問。只見女僕王媽喘吁吁的由西院裏跑出來。亂喊亂叫道。『噯呀！嚇死我了。……滕先生被人殺死了。』在這忙亂之中。早已有人跑進西院宿舍察看。只見體育教員滕爽先生被打得血肉模糊。直挺挺的倒臥在血泊當中。那人連忙跑到前院。王媽的話剛剛說完。他便插嘴道。『滕先生死得好慘。快關校門。不要放走凶手。』霎時全校四百三十餘名學生。都圍攏上來。黑壓壓的站滿了一個前院。校長分開衆人。指揮校役王紀。『赶快將那女子攔住！不准他走出大門！』王紀應了一聲。那敢怠慢。飛跑到那女

子前面攔住去路。那女子剛剛走到接待室門外。正要走出大門。他見王紀在前攔阻。又有無數學生圍在四面。他便轉身走進接待室裏。昂然直立。臉朝着窗外說。『我殺死人了。你們去叫警察吧。』說完這句話。兩隻眼睛裏透露出
一道凶光。直射在衆人的臉上。校長見此情形。爲慎重起見。一面吩咐校警先將接待室所有門戶。一齊關閉上鎖。小心守護。一面派人前往警察派出所報告案情。並用電話通知內四區署。過了不大的功夫。署長警察以及偵緝四小隊長。紛紛趕來。先到西院南樓底下死者膝爽住室中。察看一週。又看過死者的傷痕。然後直奔前院。扭開接待室的鎖。推門走進屋中。只見那殺人的女子。挺胸直立。毫無懼容。署長問道。『你姓甚麼？』他回答。『我姓劉。』又問。『你爲甚麼用槍打死人？』他說。『我爲報仇纔打死他。……』言下現出一種殘忍的神氣。又接着問他道。『你的槍呢？』他說。『在這裏……』一面說

着。一面伸手往大衣袋裏去摸。當時有一個手疾眼快的警察。奔上前去。一手按住他的手腕。一手從他衣袋裏掏出一支手槍。遞在署長手裏。署長擎着槍問他道。『還有子彈沒有？』他回答。『還有一粒。』署長隨手將子彈退出。定睛細看。槍裏面共有七個彈殼。這明明是一支八音手槍了。再看槍上號碼。乃是『一零二七。』看過以後。回手遞給一名警察。向方纔那個警察說。『你再搜一搜他身上還有兇器沒有？』那人重從上前。在他大衣袋裏摸了一回。摸出一張字紙。摺得整整齊齊。像是一封長信的樣子。連忙遞給署長一看。原來並不是信。却是一篇告國人書。略微看了一兩行。隨即正顏厲色的問道。『你既然殺了人。在法律上已經失去自由了。我如今要將你帶到區署去。』那女子略微把頭點了一下。署長回過臉來對警察說。『把他帶走罷。』警察一迭連聲答應幾個『是。』署長吩咐過了。同校長周旋一番。出門登車而去。在這個

時候。有兩個警察走近那女子身旁。分開左右。冷不防一個人捉住他一支胳膊說道。『我們走罷。』那女子臉上微微的一紅。忽然變成青色。半吞半吐的說道。『好罷。要求你們兩位不要給我上綁。我還能跑得脫嗎。』警察依從了他。一邊一個。架着他走出校門。僱了一輛人力車。命他坐好。兩個警察隨在後面。一直將他送到區署去了。至於他到區署以後。如何處治。這是後話。暫且不提。單說此案一出。登時哄動全城。紛紛議論。有的說這一定是『仇殺。』有的說決不是『仇殺。』倒有幾分像是『妬殺。』有那愛說俏皮話的人插嘴道。『依我看也不是妬殺。老實不客氣。這簡直就是『醋殺。』但是在那平日對於戀愛一道深有研究的眼裏看來。却又另有一種見解。他認為這一不是妬殺。二不是醋殺。更不是仇殺。只從事實上觀察。就可斷定他是一幕『桃花色的情殺。』這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到底是誰有理。那也只好憑

着，各人的見解。自由判斷罷了。這且不談。前面不是說過嗎。那女子大衣袋裏。除去手槍以外。還有一篇『告國人書』。如今先將這篇『告國人書』照錄出來。作爲是本書的楔子。至於那女子爲了甚麼一定要把滕爽置之死地。以及他二人家世如何。關係又如何。這種前因後果。說起來話太長了。好在忙裏有閒。不妨源源本本。由下一章起。前頭補叙出來。給看官作個茶餘酒後的餘興罷。

「告國人書」

全國父老同胞公鑒。我現在要舉發一個人面獸心的人。給諸位看看。說起他來。大概平常注意體育消息的人都知道的。就是那年全國運動會的鉛球冠軍遂明。呸。幸虧是個鉛球冠軍。要是牌號再大點。更不知要造甚麼孽呢。他……遂明。本來是個村野鄙夫。父母望子心切。拿

着汗滴禾下換來的錢。供他升學。誰知道他。一入都市。便生異想。更因在體育界稍有微名。便竭力學起摩登來。唉！摩登。摩登。天下多少罪惡都因此而生。第一個問題。盤旋在他的腦子裏的。就是老婆太不高明。怎樣也玩玩戀愛。跑回家去。既不顧父母拋媳的痛心。又不顧髮妻舊日的愛情。竟把自己的女人孩子。驅出門外。女家本係平民。敢怒而不敢言。結果討了點贍養費完事。這是時代潮流。儘可以自由離婚。這不算什麼。離婚已後。緊跟着就是追求對相了。西碰一個釘子。東抹一鼻子灰。這些事情。因為有碍各位女子的名譽。我也不便詳述。最後在張家口碰見了滕女士。這位女士。別具慧眼。居然愛上了他。我們可以想到。他那受寵若驚的樣子。但是相處不久。又與滕女士要變卦。於是一溜烟的跑到宣化。各處奔走。央及朋友給他介紹女人了。他向人肯切的表示說。『外方女子簡直

靠不住。要是娶妻成家。還是本地女子。我從此以後。要娶妻成家。不再講戀愛了。」隨着又把滕女士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說了個體無完膚。他的朋友。聽了他這一套甜言密語。以爲誠懇表示。絕無異詞。於是給他想辦法。其中有一位。曾經教過我書的。便把我介紹給他。我向來是不講社交的。對於遂明的歷史。一點也不知道。可是我的先生。給我介紹。我是十二分的相信。諒無差錯。便去徵求我的舅父。和一位堂兄的意思。他們都是遂明的朋友。結果各方都很同意。在家長主婚之下。我和他訂了婚。

真是出人意意外。在本年十一月一日的報紙上。我竟發見了他同滕女士結婚的消息。我得着這個消息。我很懷疑他。遂明的爲人。一方面和我訂婚。一方面又和別人結婚。定了婚的而不結婚。不訂婚的反而結婚。他這一套欺弱的人把戲。我一點也莫明其妙。不久他來找我來了。據他

說。『我和滕女士結婚原是受人逼迫的。決非我的本願。』所以還要求和我履行婚約。但是我以後才知道。原來滕女士允許負擔一部分他的前妻的贍養費呵。我明白了。他要同時娶兩個女人。可是我能答應他這種要求嗎。他涕哭着向我請求。幾次都被我拒絕。他這個把戲。看沒唱好。又請人調停着解除婚約。我也沒允許。這種社會蠹賊。衣冠禽獸。我能容他嗎。我有我的辦法。好了。這就是他。鉛球冠軍。出賣了愛情。出賣了人格。而他所欺騙的人。竟是他的朋友的學生。我不禁想起林主席勸告運動員注意道德的話。劉景桂泣告。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妾自承恩人
報怨
捧心常覺不
分明
袁子才句

第二章 倏忽變起且話從頭

前一章說志成中學女校教員滕爽。好端端的被一時髦女子用槍打死。並不會說出那時髦女子到底是誰。以及她與滕爽究竟因爲甚麼。結下偌大的冤仇。非要拼個你死我活。不肯善罷甘休。這其間曲折太多。斷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得清楚的。姑且按下不表。如今且說湖南邵陽縣城裏有一位讀書士人。姓滕名驥。字俊侯。他家世代書香。守着祖遺田產度日。雖然也有在外居官。聲名赫赫的。但是始終沒有改變半耕半讀的勤儉家風。總算是很難得的了。到他祖父那一代。覺着人生一世。若不豎起脊梁。作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出來。豈不白白活了一生。算個甚麼漢子。他便決意學那班超故事。投筆從戎。棄文改武。因他素來喜歡研究兵書。又加上親身的閱歷。將部下訓練得精而又精。一個個都能蹈湯赴火。不到十年。一步一步升到提督。立下不少的戰功。